



浮溪文粹卷之五

奏議

行在越州條具時政書

議論正大間架整齊文法足學東坡方言書而剴切適之



准尚書省劄子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手詔云云
右臣竊惟人君當承平之時中原無犬吠之警人臣
以未見未然之事自下廟上甘心蹈鉄鉞之誅義士
猶不以為難今國家之危如坐燒屋之下漏船之中
陛下宵旰憂勤未知所以拯救之術而求言於臣等
儻猶徇習故態用猥并之辭取塞詔旨而已豈臣等

事君之義而陛下所以望臣等之意哉况陛下詔臣等以當今保民弭盜遏寇生財之要而卒曰當虛已而力行之此正臣等惓惓効忠於陛下之時也臣昨扈蹕温州嘗蒙陛下賜以條對臣以為方今所急者唯馭將一事更無他說譬禦飢者當用食捨食之外皆非所急也已疾者當用醫捨醫之外皆非所急也陛下不以臣為愚雖不施行然頗加採納臣今日區區之愚猶守前見敢再為陛下陳之古之進說者曰人君恭儉愛人清心省事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豈非

甚盛之舉以至美之談歟是數者固人君不可須臾而忘然今日用此未足以解紛何則虜騎充斥於中原群盜跳梁於諸路陛下專於恭儉愛人清心省事而已為足以卻之乎建立法度制禮作樂而已為足以卻之乎是必陛下能使諸將諸將能使士卒為足以卻之而陛下諸將爵祿已極家貲已盈習成悍驕無復闕志一方有警輒狐疑相仗無一人奮然為國請行者或敦迫不得已而行則邀例外之賞肆無名之求上不恤國下不恤民使朝廷為之黽勉曲從不

帝如奉驕子是豈為國家平禍亂立功名之人哉臣
於此有馭將之說三焉惟陛下留神省察一曰以
以法二曰運之以權三曰別之以分何謂示之以法
古者人君之於將帥未嘗一日廢賞亦未嘗一日廢
刑如冬夏寒暑然相須而成豈有獨恩無威漫然略
不繩治如今日之甚者哉議者謂承平之時朝廷尊
榮操縱在我故武夫提兵者可予可奪可生可殺今
溥天搶攘國難未已方藉此曹為腹心孜孜拊循猶
懼不濟柰何欲拂其心將誰肯前死且今諸將悍驕

已成雖朝廷有法果能一一治之乎此言是也然臣
所謂治之以法者豈欲明主自親其文哉古者人君
以恩結人必有人臣為朝廷任其責者肅宗在靈武
廣平王以兵二十萬復長安其權可謂重矣先驅不
肅顏真卿劾之王為之不敢當闕而乘李祐夜入蔡
州縛吳元濟其功可謂大矣遠詔進馬溫造劾之祐
曰今日膽落於溫御史夫先驅不肅遠詔進馬於軍
政未有害也而二臣以不貸如此蓋小過不貸則惡
之大者知朝廷有人不復敢萌於胷中矣今諸將雖

驕然臣得之傳聞亦尚知畏朝廷之法而陛下群臣
方平居時聚談切齒無不以諸將負國為言及進言
陛下不過倚撫目前為追責進身之資而已至此事
則未嘗有一言及之者豈以為細故而不足言也哉
揣陛下非所樂聞而不以告耳殊不知陛下專於用
恩恩過而驕有司時一警馬是使陛下結其心者愈
固而愈深也何不樂聞之有哉何謂運之以權臣聞
馭將如馭馬必馭者之力足以勝馬然後周旋曲折
唯我之聽不然竊銜詭轡毀首碎骨雖跬步之間不

能使之前矣高祖之諸將其梟雄而難制者莫如韓
信方其圍於滎陽漢固危甚人人懷去就之心高祖
一旦入其軍中自稱使者即臥內奪其印符麾召諸
將易置之信蓋不知也及信下魏代輒收其精兵以
距楚既項羽死垓下則又盡奪其軍徙為楚王以信
之材而周旋曲折惟高祖之聽者豈不以其智足以
勝之故邪故信嘗曰陛下不善將兵而善將將是信
自知其材惟高祖足以制已故其心俛首為之用而
不辭也夫抵人君之於將帥必有得其要領而使之

心畏誠服者謂解衣推食便足以得其驩心者果非也唐憲宗時劉闢叛蜀宰相杜黃裳度惟高宗文足以破之而崇文素憚劉濼使人謂曰公不奮命者當以濼代崇文懼盡力縛賊以獻是以濼代崇文者黃裳得其要領也高祖之用韓信其術豈亦出此哉今陛下諸將倉卒之時可奪其印符而易置其部曲乎於戰勝之時可收其精兵而用以自衛乎於立大功之時可奪其全軍而使之歸鎮乎臣有以知陛下不能矣幸今諸將皆離齟齬才固不足深忌萬一有知

韓信者不知陛下何以待之如此則平居之時亦當深察其好惡如以劉濼代崇文之術不可不知也何謂別之以分漢高祖謂功臣曰諸君知獵乎夫獵追殺獸者狗也而發蹤指示獸處者人也今諸君徒能走得獸耳如蕭何則發蹤指示者也蓋古者用兵謀臣坐於帷幄之中以出籌策而將帥則聽命於前為之役使此命之所以一而功之所以成也高祖所與謀者蕭何張良陳平而已黥彭之徒不得而與也唐太宗所與謀者房喬杜如晦而已英衛之徒不得而

與也今謀臣之任宰相執政而已陛下以為謀之不
減歟慎擇而易之可也獨不可使武夫參預其間竊
觀陛下對大臣不過數刻而諸將皆得出入禁中是
大臣見陛下有時而諸將無時也臣非不知艱難之
時陛下欲得其心姑與之無間然此曹何所知識不
能上補聰明不過入則希求恩澤出則憑藉權勢而
已此道路流傳遂以為陛下進退人材諸將或與焉
以陛下英睿擇善而從顧於此曹何有然致言者恐
必有可疑之迹不可不慎也又廟堂者具瞻之地大

臣為天子建立政事以號令四方者也今諸將率驟
謁徑前便衣密坐視大臣如僚友百端營求期於必
得而後已朝廷豈不懼卑哉祖宗時武臣莫尊三衙
見大臣必執挺趨庭肅揖而退非文具也以為等威
不如是之嚴不足以相制以今觀之一何陵夷之甚
邪薰國家出師遣將詔侍從集議者所以慎之重之
博衆人之見也而諸將必在焉夫諸將者聽命於朝
廷而為之使者也乃使之從容預謀彼既各售其說
則利於公而不利於私者必不肯以為可行便於已

而不便於國者必不肯以為可罷欲責其冒鋒鏑趨
死地難矣臣愚以自今諸將當律以朝廷之儀每有
奏陳必使之如有司之式毋數燕見其至政事堂亦
有祖宗故事且毋使叅議論之餘庶名分不至混淆
而可以責其功效是三說者果行足以駕馭諸將矣
何憂乎保民何艱乎弭盜何患乎遏寇哉若夫國財
之生則臣願陛下毋以生財為言也自五六十年來
士大夫喜操生財之說民窮至骨矣今四方莽為盜
區國家所有不過數路數十州而已所謂生者必生

之於此數十州之民古者以暴賦橫斂為非尚有賦
斂之名也今則直奪而已耳古者以取大半之賦為
非尚有半也今則直盡而已耳南畝之民寒耕暑耘
黎面塗足終歲勞苦而不厭糟糠者陛下不得而見
也胥吏坐門朝莫不得休息愁歎之聲日與死比者
陛下不得而聞也貼妻賣子至無地可容其身者陛
下不得而知也尚何以生財為哉惟有痛加裁損庶
幾乎其可耳外之可以裁損者軍中之冒請朝廷不
得已而取民之財當一銖一縷一粒以養戰士今一

軍之中非戰士者率三居其二有詭名而請者一人而挾數人之名是也有以使臣之名而請者一使臣之俸實兼十人戰士之費而行伍中使臣太半是養兵十萬而止獲萬兵之用也有借補官資而請者異時借補猶須申稟朝廷謂之真命今則一軍之出四方游手者無不竄名軍中既得主帥借補便悉支行祿廩與命官一同無有限極訪聞岳飛軍中如此類者幾數百人州縣懼於憑陵莫敢訶詰其盜支之物至不可勝計不惟是而已自軍興以來州縣貪殘之

吏惟患盜賊之不來一聞入境置軍期司率斂民財無復稽考恣為侵漁與盜無異此而不治雖財賦日生於國家果有秋毫之益哉何謂禁中汎取臣竊觀國家軍兵之餉百官之廩粟輿之奉悉在有司而禁中時有湏索如戶部銀絹以萬計禮部度牒以百計者月有進焉以陛下清心寡慾必無嬪嬙橫給宴游侈費也以陛下恭勤節儉必無營繕浮耗使令妄予也然人主用財要湏有名使有司與聞用而無名是取民膏血擲而棄之溝中耳至於度牒則國家以虛

名而權天下之實利陛下用之以重則重陛下用之以輕則輕免一時掊歛之瘡痍而實濟軍興之用誠非小補幸毋以為方寸之紙捐以予人而不以惜也若內外並加裁損大農之計雖未至有餘其視不知節用而專務生財者有間矣陛下所以詔臣者臣固已畢陳於前矣而臣有私憂過計者敢復言之臣聞坤之初六曰履霜堅冰至象曰履霜堅冰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蓋患之不可不豫防者如此自古以兵權屬人久而未有不為患者豈不以予之至

易收之至難不蚤圖之後悔無及邪晉以六卿帥師而卒於分晉者六卿也魯以三家帥師而卒於弱魯者三家也漢自元成兵在外戚而漢由是以亾唐自中葉兵在神策而唐由是以亂古今一同此必然之理國家以三衙管軍而一兵之出必待樞密院之符祖宗於茲蓋有深意今諸將之驕密院已不得而制矣臣恐寇平之後方有勞聖慮孔子所謂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臣嘗觀自古偏方霸國提兵者未嘗乏人豈以國家四海之大雖曰多

故而將帥之材遂至寥寥如此哉意偏禪之中必有
英豪特為二三大將抑之而不得伸耳臣以為及今
之時當用漢建諸侯之法衆建之而少其力精擇偏
禪十餘人人裁付兵數千直隸御前而不隸諸將合
為數萬以漸銷諸將之權此萬世計也惟陛下毋以
臣人微而忽其言不勝幸甚

浮溪文粹卷之五

浮溪文粹卷之六

記

嚴州高風堂記

古之王者取天下而天下歸之蓋其功成志得之時
也以功成志得而視士大夫皆以爵祿必有輕天下
之心於是巖穴之間有人主不得而臣者出以唐堯
之聖猶不能屈潁陽之高况其他哉士之所以自重
如此亦非區區為其身謀也於以厲世則百年之風
俗繫焉漢之二祖皆以布衣取天下高祖之時有若

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世祖時有若嚴子陵皆人主不得而臣者也園綺四人避秦之亂入商雒山待天下之定以高祖輕士善罵義不為漢臣帝雖高此四人召之莫能致也嚴子陵亦厭新室之暴不肯辱其身逮光武立猶披羊裘釣澤中雖三聘僅能一致而卒不為帝留是五人者其出處豈不相類哉然園公之徒晚從太子之招畫自安之策正國本於談笑而史不記其所終故西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以計行為得而風節減於功名子陵本帝故人

既物色求之而來高節不朝帝為親幸其館漠然不應譙二公若奴隸然望印綬麾而去之終其身退耕于野故東漢之士聞其風而慕之者尚風節以功名為不足道也大抵園綺之徒學伊尹子陵學伯夷伊尹耕于有莘之野曰我何以湯之聘幣為哉卒以憂世幡然而從湯伯夷遭周武王之君猶以為薄竟不食其粟餓死首陽之山故孟子曰伯夷聖之清伊尹聖之任又曰聞伯夷之風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子陵世家富春既歸耕于家後人名其釣處為嚴子陵瀨

奉祀千餘年不衰今鈞瀨并臺俱存而富之境折為
嚴州紹興七年吾友重弁令昇為是州暮年政成乃
為堂於州治之左日從賓客觴詠其上而名之高風
以景慕先生之賢且立文正范公所述祠堂之碑於
其傍而求予文為記令昇可謂能尚友千古矣令昇
清介有守觀其所慕足以知其為人故余論先生出
處大槩以告令昇使併刻之

洪州右獄盡心堂記

世稱皋陶以刑事舜其後封於蓼云至春秋其國先

亾以為用刑之戒余獨以為不然漢于公袁安郭躬以
次獄陰功遺福子孫卿相封侯累世孰謂皋陶明允
為誠而以刑之祀哉蓋君子常患澤不得施與施焉
不逮及物若持法之平司人之命不擇位小大皆得
以行其志者惟刑為然使吾聽訟如召伯折獄如子
路哀矜如魯子君子怙焉小人懼焉雖世世獲福可
也然君子亦豈先處已禍福議人之生死哉期無愧
而已矣吾友蕭適用恢疎樂易人也始吾與之游得
溫厚之氣於眉睫間每上府休輒坐曹處處令輕重

訊報爰書不以諉吏平反決讞必以其情諸羅文法者皆不恨余知其以刑受福也他日斲廢圃立屋數楹列美蔭于前為亭對峙而求說於余余以為王制刑者訓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禹思天下之溺猶已溺之稷思天下之飢猶已飢之蓋古之君子於人無所不用其志今吾與子一杯相屬於此亦思有向隅悲泣滿堂為之不樂者乎亦思有禁而寒不得衣飢不得食者乎古之循吏鮮不以仁成名酷吏鮮不以刑取禍輕用民死以言怒行之幾何不挽

弓自射乎故余書以遺適用并告後之君子毋為捨福取禍必無愧於心然後可以樂此

清風堂記

婺源去州二百餘里皆取道山間攀緣不可舟車之地當四方之窮非人物都會土著之民且十萬寡求而易足多負豪使氣爭為長雄難於彈治故吏之宰婺源者往往畏避隱去如探湯然蒙被惡聲既久而不衰然邑有溪山之秀足以宴樂卒歲無過客使者厨傳之勞足以安逸其人實聰明廉武好義而尚施

苟幸而得平有終身不肯違法者故至而悉其風土者亦樂而安之崇寧三年叔孫元功之為政也胷中淫渭甚明既來而得民所以易治之意則畧除煩苛一鎮之以清靜蓋未朞月而數百年之陋坐失於談笑之間於是昔之吏俗朋黨接隙抵牾為鑿穴首鼠者既已化而為心旌股肱而椎埋剽輕武斷鄉里為奔蜂乳虎者亦從而為嬰兒處女元功多民之洗濯刮磨果可以與治也乃築燕居之堂而以清風名之余聞而嘆曰天下之物蓋無不可化者然其所以化

非深於理者不與焉今夫徜徉於萬物之表而人得之以滌煩解暑者惟清風為然是故至人之所御隱君子之所賞騷人才子大夫之所樂政是樂也如使不善為政者結意於繩墨之端置民於牛羊之地物我俱弊矣乃始絲棼而理之政之愈勞而愈熾而其於治日益遠矣尚能知清風所以滌煩解愠之理而與民同快適之樂哉惟元功才有餘而不區區俗務之所營徒以從容無為使斯民灑然以新釋然以喜而元功亦將鴻漸於此而羽儀於天朝也宜其所得

清風為尤多且吾邑雅多秀民安知無儒者作穆如
之頌歌詠吾子以配斯堂之永久者元功博古靖深
君子也觀其命名之意足以知其為人

永州柳先生祠堂記

鋪叙詳贍其推贊
子厚寔以自况也

先生以永貞元年冬自尚書郎出為邵州刺史道貶
永州司馬至元和九年十二月詔追赴都復出為柳
州刺史蓋先生居零陵者十年至今言先生者必曰
零陵言零陵者亦必曰先生零陵去長安四十餘里
極南陋之區也而先生辱居之零陵徒以先生居之

之故遂名聞天下先生謂之不幸可也而零陵獨非

幸歟先生始居龍興寺西序之下間坐法華西亭見

西山愛之命僕夫過瀟水剪雜榛蕪他計切搜奇

選勝自放於山水之間入冉溪二三里得尤絕者家

焉因結茅樹蔬為沼止臺榭曰愚溪而刻八愚詩

於溪石之上其謂之鈇錡潭西小丘小石潭者循愚

溪而出也其謂之南澗朝陽巖袁家渴渴音蕪江百

家瀨者泝瀟水而上也皆在愚谿數里間為先生杖

屨徜徉之地唯黃谿為最遠去郡城七十餘里游者

未嘗到則豈先生好奇如謝康樂伐木開徑窮山水
之趨而亦游之不數邪數所紹興十四年予來零陵
距先生三百餘年求先生遺跡如愚谿鉅罽潭南澗
朝陽巖之類皆在獨龍興寺并先生故居曰愚堂愚
亭者已湮蕪不可復識八愚詩石亦訪之無有黃谿
則為峒獠侵耕磴危徑塞無自而入郡人指高山寺
曰此法華亭故處而龍興者今太平寺西瞰大江者
是也其果然歟周衰言文章之盛者莫如漢唐賈誼
馳騁於孝文之初時漢興纔三十餘年耳其談治道

述騷辭已追還三代之風如此自是踵相躡有之末
而至於劉向揚雄益精深不可及去古未遠故也唐
承貞觀開元習治之餘以文章顯者如陳子昂蕭穎
士李邕燕許之徒燕音烟燕公張說許公蘇頌固不為無人東漢

以來猥并之氣未除也至元和始粹然一返於正其
所以臻此者非先生及昌黎韓公之力歟故以唐三
百年世所推尊者曰韓柳而已豈非盛哉先生雖生
貞元黨與劉夢得同夢得會昌時猶尊顯於朝先生
未及為時君所省而遽歿於元和之世事業遂不大

見於時可深惜哉然零陵一泉石一草木經先生品題者莫不為後世所慕想見其風流而先生之文載集中凡瓌竒絕特者皆居零陵時所作則予所謂幸不幸者豈不然哉零陵之祠先生於學於愚谿之上更郡守不知其幾而莫之敢廢顧未有求其遺跡而紀之者余於是採先生之集與劉夢得之詩可見者書而置之祠中附零陵圖志之末庶幾來者有攷焉
某月日新安汪藻記

文正公祠堂記

孟子之言氣曰至大至剛以直養而無害則塞于天地之間夫直之為言大公至正之道也以大公至正之道固守而力行之不為富貴貧賤威武之所撻奪雖乘田委吏之卑亦必盡吾誠克吾職卒而至於立國家定社稷安邊境伏羗戎其功烈與日月爭光而精神折衝萬里之外謂之氣塞于天地之間可也後世見古人功名之盛以為類出於偶然不知蚤立素定於胸中者未嘗無所從來而其銘鼎彝書竹帛者非一日之積也文正范公未第時已慨然有天下之

志不以死生禍福動其心逮遭明天子有為於時其
立朝如史魚汲直其憂國如賈誼劉向其守邊如馬
伏波羊叔子雖庸人孺子莫不知之獨筮仕之初有
卓然大過人者國史失其傳故不得而不紀也公以
進士釋褐為廣德軍司理參軍日抱其獄與太守爭
是非數以威怒臨公未嘗少撓歸必記其反復辨論
之語于屏上比去至字無所容貧止一馬鬻馬徒步
而歸非明於所養者能如是乎獄官有亭以公名之
者舊矣公卒二十年而高郵孫覺莘老為廣德軍始

以詩志公之事而刻之亭中又六十九年丹陽洪興
祖慶善來守讀莘老之詩而慕之初廣德人未知學
公得名士三人為之師於是郡人之擢進士第者相
繼于時慶善乃求公遺像繪而置之學宮使學者世
祀之而屬予記其事嗚呼公之盛德豈待文而後傳
而藻亦豈記公者哉昔段秀實盡忠於唐世徒以為
一時奮取功名之人而不知居官必有可書之事柳
宗元為據其實上之史官今所以知段太尉逸事者
宗元發之也秀實固不足以擬公而余幸從慶善得

公之詳與夫徵夏無且畫工為無所愧安知後世不
采此以補史官之闕乎然慶善為政而首及公可謂
知所本矣柔亦不茹剛亦不吐文正公有焉好賢如
緇衣慶善有焉其可有不書紹興九年六月新安汪
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六

浮溪文粹卷之七

記

鎮江府重修州學大成殿記

古之有天下國家者其世之短長視積累之厚薄其
祀之隆替視子孫之興廢何則吾之所以有天下國
家者以吾有息爭已亂之道而足以庇民也民知吾
有息爭已亂之道而利加其身則世世戴其子孫事
之此吾所以處其廟祧之尊而饗其歲時烝嘗之奉
也苟為無以承之祀從而隳矣惟夫子則不然未嘗

有尺地一民之封也而教實行乎天地之間所謂息
爭已亂之道者與萬世共之天下用吾說則治不用
則亂既不用而亂矣朝用吾說夕治如初天下復相
率而祀之其祀益修而嚴則其道益尊而明此三代
之子孫於今為庶而夫子之祀與天地相為終始也
夫子之歿千有餘年守文之君當塗之士所以講求
而祀之者不為不至然未有如本朝之盛者也方其
盛時廟學之興溢乎四海之外雖蠻貊戎狄之國莫
不知夫子之尊鎮江有學在州子城東南隅經始於

太平興國八年後五十七年新而廣之者文正范公
也艱難以來鎮江適當兵衝故學宮壞為壘舍微猷
閣直學士新安程公來牧之數月大成殿復及於焚
一日公過而嘆曰嗟乎釋老二氏吾儒操戈而逐之
者也今道宮佛刹坵於戎馬之餘纔幾日耳已紛然
相望於國都其徒志堅而材足以有立故也吾夫子
息爭已亂之道有功于世如此而吾徒又奉明天子
之命尸教于此反執視不為可愧也乃謀費於州人
會州豪及浮圖氏有以其羸來獻者於是鳩材庀工

諷日之良而郡丞韓仲通葛祐之教官鄒全嗣實左
右其事數月而臺殿成屹然起於江山形勢之中與
之相稱其室筵屏攝階序門庭與夫像設器陳又皆
秩秩繩繩無不應圖合禮他州之祠莫及也於是人
以程公為賢嗚呼學校之事類非俗吏之所能為也
况出於干戈之後乎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諸侯
之築宗廟宮室臺榭門廡莫不為其國史所書而以
學校見于六經者魯之泮宮鄭之鄉校而已豈當時
以力政相高而不暇及此邪抑公卿士大夫知此為

治亂之本者少也程公以經術決科飾吏事以儒雅
而所至皆可師宜知所本矣學將成而公去其屬劉
穎士王禹偁以諸生之請來告曰願書以貽後人乃為
序而詩之詩曰萬物一氣統于乾元夫子之道與之
並尊峙山行川莫地之厚夫子之尊與之並久惟昔
旬始彗于紫微簠簋棄道學門牡飛坐令此邦祀不
蠲肅伊誰新之自我賢牧爰徹灌莽列為飛甍京口
之宅曲阿之城絃歌在堂一洗鋒鏑曲阿之城京口
之宅偉哉茲舉非公孰能嗣我文正百年而興左江

右山翰秀於此為邦生材以篤王祀

永州玩鷗亭記

余謫居零陵得屋數椽瀟水之上既名為僂人人罕與之游又地承凋瘵之餘無可游者故一年而病二年而蘇三年而心樂之四年而視我如人視人如物休休焉不知憂樂之所在屋臨大川愚溪之水注焉因結茅茨為亭面愚溪之口有群鷗日馴其下名之曰玩鷗客有過而問焉者曰玩鷗之說聞之舊也今子之鷗信可玩乎余曰我與物同見於天地之間者

以矜而我之知物物之知我者以心使吾心有以勝物則李春之石可使為虎使吾為物所勝則樂令之弓亦能使為蛇是二者無情之木石也徒以人心之故使之若出於有情如此苟吾心反如木石而無所示焉則鷗莫得而窺矣何為而不可玩哉余少迂疎稍介自知於世無一相宜者頗欲全生養性於麋鹿之群以終其天年而遂吾平生獨往之志蓋漫仕二十餘年雖三任三邑而人不吾識也無柯脫下澤之鞅入承明之廬佩會稽之章則幾幾見於言面者多矣

故近者聚而充之遠者趨而和之一斥而置之三千
里之外此正群鷗舞而不下之時也吾於是杜門忘
交朝飯一盂夕飲一尊日取古今人書數卷讀之怠
則枕書而睡睡起而日出矣幸無疾病則復飯飲讀
書如初此外無一毫入於胷中類然不知天地之大
而環堵之隘也燕飛雁翔謂心如木石者則鷗之馴也
固宜然雀而啄仰而四顧物之常情也今鷗忘其常
情而與吾相從於此固樂矣安知他日無欲取鷗而
玩之者哉幸鷗無忽客笑曰書之壁以告來者可乎

余唯唯紹興丁卯正月新安汪藻記

長興周如愚殖齋記

以耕喻學意
新而詞麗

余少時喜之壟上與知田者語其始過焉苗之芄芄
然者若孺子之起而欲立也其再過焉稼之穊穊然
者若成人之愿而欲進也其三過焉穡之肅肅然者
若壯夫之材而欲試也於是余三過而三有得焉曰
嗟乎物化之速也如是哉其天時地利之得乎農者
曰吾於此致力焉進乎天時地利矣吾自土膏之作
耒嘗食頃舍田而嬉於孺子也懼其仆日再視焉於

成人也懼其汨日三視焉於壯夫也懼其挫日五視焉天時有雨暘雨之過也能腐之暘之過也能槁之吾而節之以畎澮之盈虛地利有肥瘠肥之過也能淫之瘠之過也能耗之吾而時之以蓄畬之深淺於是乎有稂莠之傷螟螣之灾吾認認然防之甚於盜賊之操戈入吾室也故吾常得歲焉良農之耕其獲三勤也常農之耕其獲半怠也吾力田下茲數世矣而未嘗知水毀木饑火旱之變汪子聞而歎曰善哉吾問力田而得學者日新之道焉閔子馬曰學殖也

豈欺余哉長城周如愚闢便坐於其居之旁而求名於余盖有志於學者故余篆其楣曰殖齋而并書其說以告之紹興戊午十一月新安汪藻記

鎮江府月觀記

描寫景物壯麗宏偉中間一段學東坡凌虛臺超然臺記

京口以江山名天下其來尚矣而國家屏蔽尤重於晉宋齊梁之間觀其千嶂所環中橫巨浸風濤日夜駕百川而東之其形勝之雄實足以控制南北豈直為騷人羈客區區登覽之勢哉州治之西有樓焉並城而出名曰千秋者考諸圖志始於晉王恭之時錄

樓西南循城百餘步忽飛簷曲檻舉然孤起於城隅之上望數百里見之者月觀也紹興八年吳興劉崇季高來刺是州州承廢亂之後公私掃地無復故時季高以精明強敏之才易民觀瞻於談笑之頃既府寺闕井鳩集經營悉復其初始暇皇於游息之地乃即月觀之址輯而新之客有登而歎曰嗚呼壯哉未之見也前此頽臺圯棟蕪沒於蒼煙灌莽之中雖江山不與時變遷者亦莫吾覲今晨霏夕靄晴嵐煥翠復得於几席之上而風颿浪舶離鴻落鷺畢陳於尊

俎之前如客得歸如蒙得發也季高於此可謂能矣非政有餘力能致是哉或曰是未足言季高之政也季高勞於侍從之事出分天子顧憂方時艱難此州實為襟要其經理規摹必有足大者嘗與子四顧而望之其東曰海門鳴夷子皮之所從逝也其西曰瓜步魏佛狸之所嘗至也若其北廣陵則謝太傅之所築埭而居江之中流則祖豫州之所擊楫而誓也計其時英雄慷慨憤中原之未復反虜之未禽欲吞之以忠義之氣雖狹宇宙而隘九州自其胸中之所

積亦江山有以發之今攬而納諸數楹之地使千載
之事了然在吾目中則李高之志可知矣然自有天
地則有山川其閱人多矣而山川勝處非人不傳襄
陽峴首以羊叔子傳武昌南樓以庾元規傳蜀人籌
筆驛以諸葛武侯傳吾知月觀與李高之名籍籍天
下矣姑書其本末以補京口故事之遺使後人知此
觀復新自吾季高始豈不益可喜季高曰可哉紹興
八年十一月汪藻記

浮溪文粹卷之七

浮溪文粹卷之八

序

蘇魏公文集序

所貴於文者以能明當世之務達群倫之情使千載
之下讀之者如出乎其時如見其人也若夫善立言
者不然文雖同乎人而其所以為文有非人之所得
而同者孟子七篇之書叙戰國諸侯之事與夫梁齊
君臣之語其辭極於辯博若無以異乎戰國之文也
揚子之書數萬言言秦漢之際為最詳簡雅而閎深

若無以異乎西漢之文也至推性命之隱發天人之
微粹然歸於正使學者師用比之六經則當時所謂
儀秦犀首谷永杜欽輩豈惟無以望其門墻殆冠履
之不侔也宋興百餘年文章之變屢矣楊文公倡之
於前歐陽文忠公繼之於後至元豐乾祐間斯文幾
於古而無遺恨矣蓋宋極盛之時也於是魏國蘇公
興于時公以博學洽聞名重天下者五十餘年卒用
儒宗位宰相一時高文大冊悉出其手故自熙寧以
來國家大號令朝廷大議論莫不於公文見之然公

事四帝以名節始終其見於文者豈空言哉論政之
得失則開陳反復而極於忠論民之利病則援據該
詳而本於恕有所不言則已既言於上矣舉天下榮
辱是非莫能移其所守可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也若
其講明經術之要練達朝廷之儀下至百家九流律
曆方技之書無不探其源綜其妙者在公特餘事耳
此所以一話言一章句皆足以垂世立教革
已媮薄興軻雄之書百世相望而非當時翰墨名家
者所能彷彿也公元豐中受詔為華夷魯衛錄書成

序之以獻神宗讀之曰說卦文也今攷其書信然則公之他文可知矣公歿四十年公之子攜始克輯公遺文得詩若干內外制若干表章疏誌銘雜說若干使某與觀焉某少誦公文以不獲拜公為恨者也今乃盡得其書讀之可謂幸矣故謹識其端而歸其書蘇氏紹興九年二月十五日具位汪藻記

吳園先生春秋指南序

六經唯春秋為仲尼作聖人見其所志之書也學而不明乎是
一何以為人治而不明乎賞刑何以為國

此書之所以作而為萬世法也雖曰以匹夫而行天子事有所謂婉而成章者然其褒貶一出乎天下是非之公豈故為殊絕甚高之論使後人有不可及之歎哉不知班固何所授之立為弟子退而異言之說開後世諸儒相詬病之端使當時誠有異同不應復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也孟子去孔子百餘年於書或成詩雲漢莫不疑之至春秋則曰詩亡然後春秋作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知我者春秋罪我者春秋而已未嘗片言置疑於其間也彼亂臣賊子

者豈曉然知道理之人哉一見春秋而知懼焉非懼
聖人之書也懼天下是非之公也自三傳興而聖人
之經始不勝其繁好異者曰聖人之言皆然幽深必
有不可以近情常理度者當冥思而力探之於是枝
葉蕃滋無所不至人人務其已說之勝而莫知求至
當之歸乃至子而以父學為非弟子而以師說為患
况其他哉則春秋不明三傳亂之也本朝自熙寧以
來學者廢春秋不用數十年間篤學而好之者蓋不
為無人然一時章分句析之學勝故雖春秋亦穿鑿

破碎而不見聖人之渾全政和間余過山陽吳園先
生張公在焉先生謂余曰學春秋而不編年無以學
為也吾嘗以諸國縱橫列而類見之聖人之意了然
矣當令子見吾書余未及授而先生已未幾先生之
書盛行於士大夫間因得伏而讀之曰嗟乎聖人之
意豈遠人哉曲學蔽之耳先生閉戶讀書二十餘年
其見於世者固已碩大光明而所出裁一二而已則
求聖人之心而得之者豈獨此書哉雖然以此書考
之先生之志亦可以槩見矣紹興十年七月門人汪

藻序

跋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啓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啓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追冊溫成后也當時於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

直秘閣亮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悟轉移於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於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如是之大乎後世於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爲萬世法矣紹興十年十二月

臣汪藻書

跋東原集序

嘉祐六年先人爲泰興令歲大水民田與江通無從得食轉運使督秋輸不少貸諸縣皇恐聽命獨先人哀其窮悉蠲之轉運使大怒文移如星火先人處之自如也其冬事聞詔起居舍人同知諫院龔公鼎臣安撫淮南至泰州部使者皆從公立諸縣令庭下數之曰人飢不能自存而汝必得租爲民父母當如是乎泰興令可尚也乃會部使者郡守食堂上泰興令與焉且使交章薦之某爲兒童時記先人之言如此

恨不知龔公出處之詳後六十年至零陵得學易先生所書集序讀之歎曰龔公千載人也因知士欲行其志非得大君子無所知名反獲戾焉者有之况交薦之幸哉公於是能舉直錯諸枉矣紹興二十一年三月男藻書

浮溪文粹卷之八

浮溪文粹卷之九

碑

信州二堂碑

又甚豐腴詩亦温雅愈讀愈有味

宣和二年十月盜發清溪入睦入歙入杭蹂十州之地間以兵圍信不克天子為出禁旅付大臣討平之初青溪民阻山為暴吏不時制浸劇部使者不以聞益放兵無所忌至攻府寺略人民由是東南皆警時守州令邑者疆比壤連無一人奉尺書為朝廷言者獨信州王君曰賊興篁竹間不旬日其峰如此勢非

可以朝夕破者今不百里俯吾境萬一不戒如吾民
何即弁金帛募士增陴浚湟修戰鬪具按蹊隧所通
者一十餘所悉以兵戍之用通守王侯策起其屬高
志臨付以軍政條便宜章十餘上且以計策告當路
之用事及城守者十二月賊覆湖東軍張甚頃之焚
婺源開化屢以兵徧信知有備引去正月攻江山常
山殘之於是統信境數百里皆為賊區君居其中部
勒諸將益嚴與王高二侯勦力締謀屯韓巖以扞開
化屯館頭以扞常山屯竹巖以扞江山率深溝固壘

日揚兵境上為不可測者獨柳家都不為備匿精甲
數里間志臨以親兵什旗鼓踵其後賊果虞二戍之
衆不敢犯二月既入衢則鼓行寇柳家都營嶮峙糧
益毆人為兵欲必舉信初以偏師嘗我克之已而盡
銳攻號十萬志臨出奇兵鏖擊賊大敗接營去追奔
數十里焚蕩俘馘至不可勝計縛其偽統軍以獻因
分其兵為三一自韓巖復開化一自館頭復常山一
自柳家都復江山長驅迅卷遂復衢州賊之在他境
者皆望風遁去東南以平於是天子下詔曰信州守

臣愈斬虜有功其進職若官殊等通守舜舉亦禪贊
之良也增秩次之而以志臨為衢州君與王侯既相
與侈上之賜而喜釋於守城之勞也迺築堂二曰示
喜曰後樂而書其本末來請某曰天下之事所貴於
智者以審於禍福成敗之機而圖其大者區區一時
勝負之功不足議也方盜奮於承平百年之餘民不
知兵吏不知守獨君察於幾微慨然以書抵在位者
或非笑或怒且排妒之卒之無一不如君策及情見
勢屈而向之為吏者方徇于故常曰吾知謹簿書期

會而已吾書生也何以兵為異懦譸張爭為完軀保
妻子之計視刈其民如草菅然而無以善之曾未有
奉一州六縣無秋毫之失歸報天子如君者而余顧
以為區區一時勝負之功者誠以信於江南為四塞
地使信然吞噬之心西搖撫南闕建北擾宣饒則雖
磨以歲月未能遽下也唯君以方千里之地屹然於
橫流奔沸之中扼其吭管其背使氣奪力殫不能尺
寸進卒夷其衆當是時並江循海三路三十餘州皆
聖壁清野倚君為重則君之建立為何如哉是宜天

子差功第賞書君令甲而信州一日暴於天下則斯
堂之以喜樂名者君與信人果得而私哉君通經術
長於吏治所至皆可紀始君之至州無十日之羸既
二年而蝨腐粒陳以之賞功募士調兵食皆出於此
可謂為政知所先後而非偶然立者可歌也已乃作
詩曰

惟帝奠治以天為區藐彼南服大江之隅八聖休養
扭于不平有不能馴馴以驚奮厥螻蟻敢仇王師
帝顧在列孰予往咎咎矯禁旅統之公侯春禡于野

旋師麥秋囚獻刑得第勲策勞孰固吾圍予其汝褒
在列咸啓信為偏城曰守臣愈實能弭兵唯昔首孽
衆為不聞曰此獬者吾疆懼紛迺理隍壁迺袞選鋒
爰走爰集嚴兵待攻賊屢闖境引師環之一遇塵擊
崩奔不支坐以支檟扼其三方隣國仰首如川得防
帝曰俞哉唯女子力錫之命書光寵而國愈拜稽首
敢揚王休迺作華屋睇山俯流君在斯堂寄適雲抄
里民戶歌雜以嬉笑君在斯堂賓客粥粥間於憂虞
起舞相屬民祝君壽長為父師母或去我阡於墊危

士曰君材維試之仇仇音勅也如何此州私我賢伯凡厥本剽載之民謠來者是式君將在朝我為頌詩繫史之訂匪民之私天子之慶

祭文

祭河文

惟神以海為宗主百穀也霧電風雷氣停蓄也曰雨曰暘相民欲也鞭笞犀龍起潛伏也方春敷榮俟嘉沐也胡為陰陽戾盈縮也冰澌既融潮未復也戢然千艘尾銜屬也聖入中天世司牧也一夫阻飢為頌

臆也貌貅萬屯懼朽腹也神寧慈予倦揮沃也靈呵豈難費升掬也詔恩臨祠奉牲玉也尚驅雲師既霑足也繫印是圖匪私瀆也

傳

郭永傳

筆力老健有遷固風范曄陳壽不及也

郭永大名府元城人少剛明勇決身長七尺鬚髯郁然望之如神人以祖任為丹州司法參軍守武人為姦利無所忌永繫引法裁之守大怒盛威臨永永不為動則繆為好言薦之朝永因盡忠以報後守欲變

具獄水力爭不能得袖舉牒還之拂衣去擢清河丞
尋知太原府大谷縣太原帥率用重臣每宴饗費千
金苛取諸縣以給大谷民當其歛尤亟永以書抵幕
府曰非什一而取皆民膏血也以資觴豆之費可乎
脫不獲命令有投劾而歸耳府不敢迫縣有潭出雲
雨歲禱水旱為常縣禱未應乘此譁民永杖巫身暴
日雨立霍縣人刻碑記其異府遣卒數輩號警盜刺
諸縣短長游蠹不歸吳敢迓永械致之府府為并他
縣追還於是府檄其部使者文移有不便於民者必

條利病反無或違發而不行客謂永世方雷同母以
此賈禍永曰吾知行吾志而已皇恤其他大谷人安
其政以為自有令來無永比者既去數年復過之則
空一邑遮留如未始去調東平府司錄府事無大小
決永更有不能辦者私相靳曰爾非郭司錄耶路通
判鄭州燕山之役以來為其路轉運判官郭慶師死
邊帖思暴甚與民市不償其直復破之非壞目折支
不已安撫使王安中莫敢問永白安中不治且請
永請見而顯責之不從則取其尤者碎之市無餘也

乃見藥師曰朝廷負將軍乎藥師驚曰何謂也永曰
前日將軍扶策歸朝廷上推赤心置將軍腹中客遇
之日無所不至而將軍未有尺寸功報上也今方倚
將軍為重乃縱部曲戕民不禁平居尚爾如緩急何
藥師謝無愧容永謂安中曰他日亂吾邊者必此胡
也已而安中罷永亦辭去移河北西路提舉常平會
金人趨京師所過城邑欲立取之於是歲大寒城池
皆水虜率藉冰梯城不攻而入永適在大名聞之先
弛壕漁之禁人爭出漁冰不能合虜至城下睥睨久

之歎息而去遷河北東路提點刑獄時車駕在維揚
命宗澤守京師澤厲兵積粟將復兩河以大名當衝
要檄永與帥杜克漕臣張益謙相犄角永得檄大喜
即朝夕謀戰守具因結東平權邦彥為援不數日敵
驚河朔已沒州縣皆叛虜來歸虜亦畏之不敢動遠
近晏然居亾何宗澤死克守京師以張益謙代之而
裴億為轉運使益謙億齷齪小人也會范瓊脅邦彥
南去劉豫舉濟南來寇大名瑰然孤城居其間虜以
十倍之師攻之永率士晝夜乘城伺間則出兵祖擊

或勸益謙委城遁者永曰北門所以蔽遮梁宋虜得志則席捲而南朝廷危矣借力不敵猶當死守徐挫其鋒待外援之至柰何棄之因募士賁帛書夜縋城出告急朝廷且請朝廷先為備虜攻益急俘東平濟南人大呼城下二郡已降者富貴不降無唯類益謙輩相顧色動永大言曰今日正吾儕盡節之時又行城撫將士曰王師至矣吾城堅完可守汝曹努力賊不足畏也衆感泣質明大霧四塞虜以車發斷碑殘礎雨城中樓櫓皆壞左右蒙盾而立多碎首者良久

城陷永坐城樓上或掖之以歸諸子環泣請去永曰吾世受國恩當以死報然巢傾卵覆汝輩亦何之茲命也奚懼益謙億率衆迎降虜曰城破始降何也維然以求不從為辭虜遣騎召永永正衣冠南向再拜訖易幅巾而入粘罕曰阻降者誰永熟視久之曰不降者我尚奚問虜見永狀貌魁傑且風聞其賢乃自為夷語數十言欲以富貴啗永而降之永嘆目唾罵曰無知犬豕恨不醢爾以報國家何說降乎虜令譯者申諭不已永戟手怒罵不絕虜詰其言麾之使去

永復厲聲曰胡不速我死我當率義鬼滅爾曹大名
人在執紼者無不以手加額為之出涕虜令斷所舉手
并其家害之時年五十三建炎二年十一月甲子也
即日語傳城中雖素不與永合者皆相向慟哭虜去
相與負其尸瘞之求博通古今得錢即買書家藏書
萬卷因事為文皆可錄而不求人知見古人之名節
者未嘗不慨然揜卷終日而尤慕顏魯公為人喜面
折人過退無異言聞秋毫之善必嗟咨獎成如不及
士友以此嚴憚而歸之杜克守大名名稱甚盛永嘗

畫數策見之他日問其子曰未暇讀也永數克曰人
有志而無才好名而遺實驕蹇自用而得名聲以此
當大任鮮不顛沛者公等足與治乎克大慙靖康冬
虜再犯京師中外阻絕或以兩宮北狩告永者永彌
絕仆地家人舁歸不食者數日聞元帥檄書至始勉
強一餐其忠誼蓋天性若夫事親孝與人忠輕財篤
義而於吏治精明皆永餘事其大節如此他不足為
永道也紹興初始贈永中大夫資政殿學士謚勇節
官其族數人

洋溪文集 卷之九
贊曰嗚呼靖康之禍豈不哀哉以二百年全盛之中
國而在位皆拘孿章句之徒謂名節為非所急士之
精銳銷喪盡矣一旦為虜所乘無不全軀保妻子奉
頭鼠竄或甘心污辱之地而不悔永以身徇國至勉
其家必死非所謂烈士夫而不為世所推移者我當
是時以節死者雖不為無人若劉韜李若水向子韶
霍安國張克戩楊邦乂皆其章章尤著者也然罵賊
不屈無如永者故撥永平生行事著于篇有以見永
立大功名而奮不顧身者有所從來非偶然發也

書

見謝給事書

古之欲以才能見世而卜於大賢君子者有從收器
而立於堂下有扣牛角而歌於轅間甚者或掃門拜
塵幸一日之眄睐切以為人之才能譬如金石之有
聲芝蘭之有臭其實既立名則隨之灼然有不可掩
者何至為區區乞憐自苦之態哉然使其屈道伸身
邪雖深居簡出牢關固距如水北山人終南捷徑何
足補於進退之數如誠屈身伸道其求之者不勤則

其告之者不篤其見之者不恭則其與之者不至雖重笮之勞執鞭之辱未害其為好賢慕善也蓋大賢君子方其從容人主之前自任天下之重咳唾出珠玉叱咤生風雲其勢位益尊則其門墻益峻門墻益峻則非素侍於左右終莫得而進焉及去國弥年絕意當世釋事權之櫻拂而自遂於逍遙之濱非特一介之賤得以接末光而承餘潤也雖樵夫野叟亦或並游而爭席焉當此之時其身之不幸而遇之者幸也故拙身伸道者從焉某自兒童時聞閣下之名如

東隅之日雖未赫然經天而溫厚之氣固足以感人也如清濟之流雖不浩然行地而浸潤之功固足以成物也故論者以王佐之才許閣下既而歎賢士之關開南方之學者與中朝之士大夫莫不以得交際為榮其慨然在斯人之列而閣下方任言責其以疵賤之身莫能與也廼者屏跡此方而閣下在焉私自喜幸以為終身願而不可得者今得承談笑然亦安知天意不以我公少留於此滿願見者之志邪然天下之理莫難於相知之間蓋有求而不得者有不求

而至者矣。宜陰有相之者，非人力之所能為也。故以牖間半面而終身不忘，家有名士三年而不察者，此豈可以久近親疎計哉？某於閣下其生也，地之相去半有餘里，其任也，位之相懸有不可勝言者，而又無肺腑之親，介紹之先容也，果何足以取閣下之知邪？然比之三年而不察者，則為不足與夫半面之頃者，顧有間矣。聽其言而知真偽，觀其容而識邪正，考其文而見所養，亦足以得其粗矣。而曰必試之事，待之久而後察之者，非忠恕之言也。故輒干典謁而自託。

於無能之辭，以為贅焉。悚息俟命，不宣。

銘

熊叔雅研銘

禹鑿餘韻，瘴嵐安得之。虹貫巖斷，為泓攜北南。毛褚陳其友，三出瓌辭與古參。

董天任研銘

圓其中，蒼壁櫛密。其前初月破出，天滋如炙。輟為臞仙零寶唾。

浮溪文集卷之九



